



Reunion
with
the Venus

毕业八年， 我重逢了 高中的 校花

after
8 years

朱口口
(十年里有多少日) © 著



每个男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校花，长发飘飘，笑靥如花……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7

409

Reunion
with
the Venus

毕业八年'

我重逢了

高中的

校花

after
8 years

朱口口
(十年里有多少日)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业八年,我重逢了高中的校花 / 朱口口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39-4325-6

I. ①毕…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956 号

毕业八年,我重逢了高中的校花

著 者 朱口口

责任编辑 帅 克

装帧设计 怡风轩·雷雨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325-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如果这是个虚构的故事，就让我从此永垂不举。

故事发生在两个南方城市之间，发生在我二十七岁那年。二十七岁，对于男人来讲，既不是最坏的年代，也绝非最好的年代。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大学毕业四年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按理说，该混出点人样来了；偏偏我还是灰头土脸的，呆在一个混账的公司，拿一份混账的工资。老板心眼太多，手下心眼太少；加薪是个童话，加班才是现阶段的基本国情。

行，那就辞职吧。咬咬牙想半天……唉，还是算了，等金融危机过去再说。

事业就是这个样子，那谈家庭吧。同样按理说，从高中就开始早恋了，到了这个年纪，就算还没结婚，也该有个固定的女朋友了。两个人住在一起，心照不宣的，施工时都不戴安全帽，只等着搞出人命，才能豁出去奉子成婚。

偏偏我女朋友换来换去，硬是没有一个能修成正果。并不是我喜新厌旧，实际上，我被抛弃的次数，远比抛弃别人的次数多。对于女人来讲，一九八二年产的红酒是绝世上品，一九八二年产的男人，可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

好了，这就是我二十七岁那年的基本情况。活着没有盼头，想死更没有理由。曾经的理想都见鬼去了，每一天过得像行尸走肉。如果说混得不好不是我的错，那最让我郁闷的是，我身边的这些个鸟人，全都混得风生水起，形势喜人。

故事开始的那个晚上，我跟两个前途大好的鸟人，一起去吃饭。南哥照例带着他的漂亮老婆，小川开的是新买的雷克萨斯。去的不是什么高级酒

店,就在一个大排档。都是熟客了,老板招呼得很周到,炒了些小菜,喝了些啤酒,挺惬意的。

吃完饭大家就散了,我回到自己的住处,一看不对劲,大堂门口的台阶上,一字排开坐了一大群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我认出了住在隔壁的小美人,刚上初中,大眼睛,尖下巴,有点婴儿肥。

这会儿,她全身汗津津的,校服下面是背心,再下面,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

青春,真可爱青春。

我记得那天晚上闷热无比,是个合该有事的天气。

我走向那小美人。她一边用手扇风,一边眨巴眨巴着眼睛看我。虽然是邻居,我却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一方面,这年头人情淡薄;另一方面,虽然我长得一看就是邪派,但其实内心正直,绝不是一个恋童癖。

我笑着问,小妹妹,怎么大家都在这儿?

小美人叽里呱啦地说,在这里乘凉呢,楼里面停电了,不,电梯跟走廊都有电,是房间里停电了。

我顺着她的手指,抬头看去,果然,楼上房间的窗口,都是一片黑乎乎的。

小美人继续说,是线路问题,供电局在抢修,我作业也做不了,烦死人,最早要到十二点才来电呢。

我谢过小美人,走了几步,在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来。现在该做什么呢?回家不是个好主意,这鬼天气,没空调是肯定睡不着的。那么去开房?一个人去酒店,我有毛病啊?嗯,得找个伴。

我掏出手机,开始找那些女人,那些爱过或者恨过,现在还愿意跟我来场友谊赛的女人。首先是大学时代这个,腰很细。我拨了电话过去,嘟嘟两声接了。我第一句话问,现在方便讲吗?

她劈头盖脸地说,合同还没做好呢,等明天我上班再说吧。

在她挂掉电话之前,我听见旁边的电视声,还有她老公问,谁呀?

我嘿嘿干笑了一下,行了,别破坏别人的家庭感情。嗯,那就这个吧,前

两年泡吧认识的,当天晚上就勾搭上了,然后由一夜情发展到了多夜情。她腿长胸大,最重要的是没老公,也没男朋友,至少没有固定的男朋友。

打过去,电话响了好久,在我准备放下的时候,她突然接了起来。

她的声音显得很高兴,那种太过夸张,一听就是装出来的高兴。她说,哎呀,邓大官人突然来电,小女子受宠若惊。

我单刀直入,Cat,我有些想你了。

Cat 放荡地笑,是想我了,还是想睡我了?

我说,我以为这是一段精神恋爱,原来在你心目中,也是一段赤裸裸的肉体关系。

Cat 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说,真能扯,不过我就爱你这能扯的劲儿。行了,别磨蹭了,老娘今晚一个人。

我心中暗喜,却不动声色道,行,你还是住那儿吧,我过去接你。

Cat 说,没错,老娘还是住那儿,不过这会儿出差了,在北京,房都开好了。你打个飞的过来吧,我一边热身一边等你。

我翻了翻眼皮,这姑奶奶拿我寻开心呢。于是不客气地说,我要有这功夫,还不如直接去东莞呢,人家小姐比你敬业多了。

Cat 笑骂道,行,我等着去艾滋病医院看你。

然后两人又是胡扯了几句,就挂了电话。我收好手机,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点着了。不远处有只大金毛,大概是闻到了烟味,朝我恶狠狠地吠。我只好站起身来,向远处走去。

我点燃身上最后一支烟,在路灯杆下百无聊赖。抬头看看,楼上的窗口还是一片黑乎乎的,那种漆黑,就是孤独的颜色。其实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孤独的时候,竟然没一个人可以用来想起。

狠狠地踩灭烟头,还是掏出手机,拨了刘麦麦的号码。这婆娘是个大咧咧的角色,我跟她小学时就认识了,一直称兄道弟的;到我读大二的时候,她跟家里人闹翻了,没钱交学费,干脆就辍学了,在我租的房子里睡了小半



毕业八年，我重逢了高中的校花

个月。

刘麦麦接起电话，懒懒地说，死人头，这么晚了，找我干吗？

我说，关心一下我们的儿子，最近没灾没病，健康成长吧？

刘麦麦说，那当然了，你留给我的骨肉，我能不好好照顾吗？

她确实有个儿子，已经三岁了，长得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只是刘麦麦的儿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她虽然同居了半个月，都是我睡床，她打地铺。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手都没碰过一下。

虽然我这人是个下流胚子，但朋友就是朋友，女人就是女人，这两回事我还是分得清的。

当年她在我那儿住了小半个月后，勾搭上了一个英国海归，程序员，都已经见过他家父母了，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卦，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嫁给了个税务局上班的公务员。

她老公比她大三岁，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科长，整天脸上乐呵呵的，其实精得要死。我跟刘麦麦常开些过分的玩笑，但她老公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并不介意。

我问，儿子睡了？

刘麦麦说，还没，在客厅看电视呢，跟他后爸。咋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我说，没事，就想跟你谈一下人生跟理想，宇宙如何形成的。

刘麦麦切了一声说，拉倒吧，我看你呀，一定是身边没女人，慌得睡不着觉吧？不是我说你，也该找个老婆了，总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前列腺早晚憋出毛病。

刘麦麦结婚后，由她老公出学费，去考了个医师证，现在在一个私人诊所上班，专医男女泌尿系统疾病，开口闭口的，不离皮带下面三寸。

我说，我倒只是想娶呀，没人愿意嫁。

刘麦麦说，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这儿有个护士，八七年的，嫩得能捏出水来，我都想咬一口。

我说，拉倒吧，你们那儿的护士，日理万鸡，我有心理障碍。

刘麦麦问,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想了想说,嗯,长头发,皮肤白,声音要甜,胸部要大,最好是我们那边的人……

刘麦麦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有点歇斯底里的样子。

我一阵莫名其妙,问道,发什么神经,脚气菌上脑啊?

她好不容易止住笑,断断续续地说,你描述的这女人,不就是叶子薇吗?都多少年了,还没忘记她?你呀……

我突然间就有点恍惚,心里又甜又酸的。叶子薇,我有多久没想起这个名字了?以为自己身经百战,刀枪不入,却原来在我心里,也还有一块柔软的地方。

只是,那么多年过去了,她早就嫁了吧?

刘麦麦一针见血,搞得我有点恼羞成怒。我索性说,没错,我就是一直暗恋她,怎么了?

她倒来劲了,说,哎哟,真看不出,你还挺痴情的呀。那,要不要我给你们撮合一下?

我说,行啊,你就跟叶子薇说,我喜欢她,喜欢得快要发狂。

刘麦麦问,真有那么喜欢?

我说,对,这十年来,我每次打飞机都得叫她名字。

她说,哈哈,那我……

突然之间,旁边传来一阵欢呼。我抬眼看去,两三秒内,楼上的窗口又亮了几盏。

我打断刘麦麦道,行了,不跟你扯了。然后就掐了电话,跟着人潮一起拥进了电梯。刚才的小美人也在,脸上一片欢喜,大概是提前来电,让她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回到房间,什么都不理,先洗个冷水澡。呼,一个激灵,整个世界都清凉下来。

之后就是喂宠物了。身为一个有爱的大叔,我养了一群热带鱼,还给它



毕业八年,我重逢了高中的校花

们起了名字,大娃、二娃、三娃……七娃。另有一条肿头肿脑的金鱼,它叫做白雪公主。

喂鱼的时候要注意,别一次放太多饲料,要不然鱼就会一个劲地吃,直到把肚皮撑爆。这就像大多数人,都是死于贪婪。

我在床上看了会儿小说,然后就睡觉了。一夜无梦。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准备开会的资料,突然收到了刘麦麦的短信。她是这么说的,云来,我打了电话给叶子薇,说你心里一直放不下她。她还没结婚呢,空窗期,这是她手机号,人家叫你打给她……

我在脑门上狠狠敲了两下,刘麦麦这婆娘,是蠢得不知道我在说笑,还是故意看我出洋相?没错,我承认暗恋过叶子薇,但好马不吃回头草,更何况是上世纪的陈年旧草。

八年里毫无音信,不知道她漂到了哪个城市,也不知道她变什么样了,残花败柳,或者胖成了个沈殿霞?

我摇了摇头,还是赶紧弄材料吧,不然一定挨批。老板是个妇女,四十多岁了还没嫁,整个儿一个内分泌失调,荷尔蒙失败,就喜欢折磨我这种如花似玉的美少男。

开完会已经快七点了,我掏出手机一看,有两个未接来电,然后是三条短信。都是些猪朋狗友,安排周末的节目。只有最后一条短信,是大学里那个细腰女朋友的,就一句话:邓,明晚有空吗?

周六傍晚,在川流不息的深南大道旁,地铁口,我接到了她。

她打开车门,一边钻进普桑,一边抱歉说,对不起,来迟了。

我笑了笑,问,今晚吃什么?麻辣火锅?

她是重庆妞,一向嗜麻如命,无辣不欢。大学拍拖的时候,三天两头陪她吃饭,我硬是练出了一副吃香喝辣的好武功。

岂料她却说,不要了,今晚吃清淡一点吧。

我心里暗自奇怪,一边挂挡,一边说,好,那就吃潮州菜吧。





二十分钟后,我们走进一家潮州饭馆。进门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去搂她的细腰,却摸到了一指缝的赘肉。岁月不饶人哪,毕竟。

她抓住了我的手,轻声说,不要。

我像地下党一样四处张望,问道,怎么了,有熟人?要不然换一家?

她停下脚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然后缓缓地说,邓,我有了。

我吓了一跳,搭在她腰上的手,像一条触电的蛇,嗖一声甩开了来。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摇头笑道,放心,是我老公的。

我松了一口气,呼——作为一个敬业的妇女之友,以前无论她是什么期,我都会做足防备工作。如果这样还会中招,那只能是说我人品不好,家门不幸了。幸好,幸好……

她在一旁说,邓?

我回过神来,一边挠头,一边尴尬地说,啊哦,嗯,几个月啦?恭喜恭喜,啊,我们坐那边的桌子吧,这家的潮州卤味很不错……

我领着她,一边走向桌子,一边听见她说,邓,孩子三个月了。

她又搂住我的手,紧贴着我说,我要做个好妈妈,所以,以后我们再不能那样了。

这顿饭吃得各怀鬼胎,全不像以前那样欢快。


其实我挺失落的,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少了一个乱搞的对手。但如果说这就是全部的原因,也有些冤枉了我。

单身,有男朋友,有老公,有孩子,前面三个,对我都没有道德上的约束;只有最后一个,当了妈妈的女人,我是绝对不要碰的。

而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的门口,或者是学校旁的小餐馆,她也曾经笑着说,要帮我生个儿子,长得很乖的。

而如今,物是人非。

菜上来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心不在焉地聊天。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借口说上厕所,其实是站在洗手盆旁抽烟。她现在是孕妇了,我岂能忍心用二手烟,来荼毒祖国未来的花朵?

 毕业八年，我重逢了高中的校花

我抽着烟，突然就想起了那个女人。刘麦麦那个疯婆娘，说要帮我跟她牵线；可她身为当年光芒四射的校花，现在早就嫁为他人妇，甚至孩子都几岁了吧？

我摇摇头，把烟扔进水槽，突然之间，裤袋里铃声大作。

我掏出手机，短信，一个陌生的号码。又是些卖房卖车，要不然就是T台选秀，预订三免的吧？里面却说的是，你这家伙，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这不争气的手指，竟然微微有点颤抖。见鬼了，不会真的是她吧？

我翻开刘麦麦的短信，验证一下，没错，是那个女人的号码。

喔，叶子薇，尘土飞扬的小镇，她是那一朵花，开在每个少年的心里。

而我呢？我站在餐馆臭烘烘的厕所里，外面独自坐着一个女人。她曾经是我的女朋友，如今怀着别人的孩子；吃完这顿散伙饭，我们将各奔东西；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就只是老同学、旧朋友。

再过几年，她的孩子会叫我叔叔，而我要摸着他或她的头，笑着说，小朋友乖。

现在，我侧着脑袋，再看了一遍短信。然后，我把手机放回裤兜，大踏步走出厕所。

二

第二天是星期天，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我到卫生间去刷牙洗脸，发现衣服乱糟糟地扔在地上；我到厨房去接水，看见碗筷像半个月的尸体，还浸在水盆里面。

而如果是以前，她来我家过夜之后，会帮我料理好这些。她在离去之前，还会留下一张便笺，夸奖我技艺了得，或者说其他一些无聊的话。这次，什么都没有了，她是真的不会再来了。

实际上，昨晚我在家喝了个烂醉。在你没有女人，而你的朋友都有女人的时候，你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们，而酒，能帮你打发时间，冲淡寂寞。

如今,我站在窗前,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烟。我顺手抄起手机,里面空空如也,没有电话,更没有短信,尤其没有叶子薇的短信。

我自嘲地笑了一下,叶子薇,对她来说,我不过是路人甲而已。在刘麦麦提起我之前,她或许都忘了我的存在。之所以发来短信,兴师问罪,不过是因为美女的虚荣心,受到了小小挫折。

虽然是这样,我还是字斟句酌地,给她回了个短信。我说,对你的感情埋得太深,反而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总是默默地注视着你的背影,你知道我是爱着你的,二师兄。

这样的话半真半假,进可攻,退可守。好吧,我也算是情场老手了。

抽完了几支烟,还是没有回音。或许,她领会不到我的冷笑话?

中午在楼下的真功夫,随便要了一个套餐,又回房看了半个下午的小说,然后就去爬山,跟小川一早约好的。南哥没有来,他从来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按照他的说法,爬山不能拉动内需,对GDP增长没有贡献,无益于国家和人民。

来到山脚下的停车场,一眼就看见了小川的雷克萨斯。我把普桑停在旁边,下车一对比,操,这俩玩意都叫汽车?

小川在入口处等着我,看见我过去,扔给我一瓶矿泉水。我拍拍他的肩膀,走吧,上山。

前半截路是我领头的,然后他慢慢就超过了我,步伐稳健地走在前面。每次都是这样。

我们到了山顶,小川说,云来,空气真好啊。

我弯腰扶着自己的膝盖,气喘吁吁地说,不要每次都来这一句,好吗?

我们站在栏杆旁边,脚底下一半是城市,一半是海水。其实那一片水泥地,几条柏油路,二十年前也是海水。堆填区。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小川突然说,云来,月底我要去一趟长春。

我说,哦,出差?

小川盯着我看,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我们支行的行长是东北人,这





毕业八年，我重逢了高中的校花

次要杀回去了。他回去组建新的分行，升一级，变成分行长。

我挠挠头发道，他要带你过去？

小川说，没错，让我做部门经理。

我问，比你现在的职位高？

他点头说，是，分行部门经理，跟支行长同个级别，不过没那么大实权。

我掏出一支烟，自顾自点上了。小川不抽烟。

真操蛋，二十七岁的银行行长，仪表堂堂，前途无量。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鸟人是兄弟？

小川望向远处，像是对着海水发问，云来，要是你的话，去不去？

我说，当然去，东北妞可带劲了。

我想了想，又问，可是刘行长啊，你家小兔没意见？

小川回过头来说，小兔你是知道的，没别的好处，听话。

我说，那不就行了嘛。

早在读高中的时候，小川就看上小兔了，不过他那时是个闷骚的少年，连个屁都不敢放的。高考过后，两人刚好进了同一间大学，小兔有什么事总找他帮忙，一来二去的，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偿所愿了。

如今他们住在一起，结婚证已经拿了，打算年底摆喜酒。数一数时间，两人在一起七年了。一段长期而稳定的关系，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我吐出一个烟圈，马上被吹散了。今天的风真大，抬眼看去，天上的云走得那么快。

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小川没有太多的对话。朋友分两种，一种是需要说话的，一种是不用说话的。

到了天色发沉的时候，我们就下山啦。走到停车场的时候，小川说，今晚去我家吃饭吧，黄豆萝卜干焖猪脚，小兔的拿手菜。

我打开普桑的车门道，你不早说，今晚我约人了。

小川说，那好吧。

在他坐进雷克萨斯的那一刻，我脱口而出，还记得叶子薇吗？

小川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他说，记得，当然记得。当时你跟我说，她是全省胸部最大的校花……

我接住下一句，简称胸花。

小川饶有兴致地看着我，问，怎么，你跟她勾搭上了？

我点头说，没错，正搞得高潮迭起，一发不可收拾。昨晚我跟她商量好了，要赶在你前面摆酒。

小川笑着摇头，两个人各自上车，就此道别了。

晚上，我给自己煮了一大碗面。史云生鸡汤打底，袋装拉面，切片火腿，冬菜，茼蒿。我喝了一口汤，还挺鲜的。

架子上还有几瓶酒，有红有白。火腿该算是红肉吧，那就喝红酒好了。

我还把 CD 机开了，一个人慢慢享用，也挺惬意的。

每次爬山回来都很饿，这次也一样。我把一碗面全部干掉，连汤都喝个精光。呼，舒畅。

我摸着滚圆的肚子，瘫倒在躺椅上。饱暖思啥？淫欲呀。

我拿起手机，没有想太多，随手就拨了叶子薇的号码。出乎我的意料，对方马上就接了。

那边的环境很吵，一个甜润的声音脱尘而出，说，你才是猪八戒呢！

我过了两秒才反应过来，哈哈，原来她懂我的冷笑话。

那边紧接着说，对不起呀，下午一直在逛街，手机扔包里了。刚看到你的短信，正准备打给你呢，你的电话就过来了。

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心跳加速，连声音都带着颤抖的吧，可是我没有。这也说明了，我的演技还欠火候。

我哈哈一笑说，二师兄，我们心有灵犀呀。

那边又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如记忆里一样好听，或许更好听了。

她突然止住笑，又道歉说，哎呀，上菜了，同事催我吃饭呢。改天再打给你好吗？

她又补充道，女同事。

这是一个信息，明显的。不管她说的是真是假，那么急着澄清，就代表对我有些想法。

我笑着说，慢慢吃，拜了。

星期天，然后就是星期一。这是地球上永恒的真理，就像每个人到了最后，都他妈的要去死。

早上签了份很难看的合同，要是放在一年前，这生意打死我也不接。操蛋的金融危机。

中午在茶餐厅，吃了份咸蛋三宝饭。走回公司楼下时，一个穿着黑色套装的女孩，从斜刺里冲出来，手里拿着一沓传单。她用很快的语速说，先生，这是我们的英语教程，了解一下。

我摆手笑道，谢谢，不用了。

那丫头却不肯罢休，叽里呱啦地说，先生，现在经济危机，正是自我增值的好时机，我们这个课程……

我走快两步，扔下一句说，谢谢，但我真的不需要。

对方仍然不知死活，死缠烂打地跟上来说，我们这个课程，是专门为您这样的高级白领设计的，我们开设了……

我索性停了下来，打断道，小姑娘，我英语很好的，不用学了。不信你听我说，fuck you, fuck you very much。

小女孩愣了一下，然后说，操你妈。

我说，谢谢，她老人家也不需要。

她刷一下转身走了。年轻人，火气太大，过两年会好一点的。

刚才面对面说话时，视线都被她的粉刺吸引了，现在看着她的背影，才发现她有一头漂亮的长发。就像叶子薇那样。

突然间，就很想给叶子薇打电话。

但是，叶子薇昨晚说改天会打给我的。这样一来，我方就不宜轻举妄动了。正所谓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乱动。

那就打给 Cat 吧，Cat 属于自己人，只知道她出差回来没。



Cat 的声音有点疲倦。她说,邓大官人,又想我了是吧?

我说,姑娘真是冰雪聪明。还在北京?

Cat 说,昨晚就回来了。

我惋惜道,还想去机场欢迎你呢。

Cat 冷笑说,怎敢劳您大驾。

我诚恳地说,都是属下办事不力,要不,今晚请你吃饭赔罪?

Cat 说,吃饭就免了,我今晚已经约了人。十点钟过后,你直接来我家。

我笑道,行啊,今晚你就夹道欢迎我吧。

Cat 终于被我逗笑了,骂道,你流氓。

我装傻说,什么流氓,我说啥了?

她不屑地说,装吧你。行了,就这样吧,今晚见。

我放下手机,心想,那盒玩意用完了,不过也不要紧,她家常备着的。

今天反正没什么事,一下班就直奔 Cat 那儿。她家楼下有间星巴克,我要了杯咖啡,一份芝士蛋糕,看自己带的小说。

这个小区正好在航线下,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从头上经过,轰隆隆的。Cat 抱怨说吵死了,我倒觉得还好,算不上讨厌。

小说太快看完,我只好翻星巴克里的无聊杂志。等到店里快打烊时,Cat 才打电话给我,一听就是喝醉了。

她拉长音调说,喂……亲爱的,你在哪儿呀?

我说,你楼下的星巴克,你呢?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呀,你说我呀,在你家楼下,不,在我自己家楼下。

我从桌旁站起身来,疾步走向她住的那一栋楼。走过转角,一眼就发现了 Cat,她今晚穿一件白色背心,牛仔裤。此时,她正扶着电灯柱,弯腰,作势要呕。几个过往行人,正放慢脚步,打量这漂亮的女酒鬼。

看样子她是打的回来的,要是由男人送,一定会顺路送到楼上,今晚也就没我什么事了。

我三两步走上前去,扶住她说,Cat,忍住,跟我上楼。



毕业八年，我重逢了高中的校花

她回过头来，对我一脸媚笑，娇滴滴地说，老公，你来救我啦。他们都坏，他们要灌醉我。

我懒得跟她多话，右手揽住她的腰，再把她左手搁在我肩膀上，一二三，齐步走。这婆娘身材真好，穿着平底鞋，都跟我差不多高。

我扶着她进了一楼大堂，保安什么都没问，大概已经见怪不怪了。

电梯里，Cat 一直在胡言乱语，什么老公我要，什么再来一打喜力，搞得全电梯的人都盯着我们。我抱歉地笑了一笑，对围观群众解释道，不好意思，我老婆喝醉了。

Cat 一听这话，马上不乐意了。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大吵大闹，谁说我是你老婆？我明明是你泡……

我赶紧捂住她嘴巴，这白痴。

好在电梯很快就到了，我拖着她走到房间门口，又从她的包里翻出房门钥匙，先把她送进了卫生间，对着马桶干呕一通，什么东西也没有。等我把她扔到床上时，她都快成了一摊烂泥。

在这个时候，正人君子的做法，应该是帮她换上睡衣，然后锁好门离开。可惜，我是个如假包换的小人。

更何况，Cat 一直在那里喃喃自语，老公，我要。

你要，我没理由不给你的。

Cat 的白色背心很好处理，紧身的牛仔裤就有些难脱了。她的腿很长，笔直，但一年四季，从没穿过裙子。第一次跟她上床时，我就找到了症结所在。

她的腿上有大面积的疤痕，触目惊心，我猜是被开水烫到的。当然，我只是随便猜猜。每个人到了二十几岁，都会有一些不愿意提起的回忆，如果你不想惹上麻烦，最好还是闭嘴。

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

况且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到 Cat 的上半身，就会觉得她很美，像个天使。